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煙霞有癖 監守自盜雲水無蹤

按：方蓬壺和趙桂林兩個並用晚飯之後，外婆收拾下樓。稍停片刻，蓬壺即擬興辭。桂林苦留不住，送出樓門日，高聲喊「外婆」，說：「方老爺去哉！」外婆聽得，趕上叫道：「方老爺慢點哩，我搭耐說句閑話。」蓬壺停步問：「說啥？」外婆附耳道：「我說耐方老爺末，文君玉搭勸去哉，倪搭一樣個呀。我搭耐做個媒人，阿好？」蓬壺驟聞斯言，且驚且喜，心中突突亂跳，連半個身子都麻木了，動彈不得。外婆祇道蓬壺躊躇不決，又附耳道：「方老爺，耐是老客人，勸緊個。就不過一個局，搭仔下腳，無撥幾花開消，放心末哉。」蓬壺祇嘻嘻著嘴笑，無話可說。

外婆揣知其意，重復拉回樓上房間裏。桂林故意問道：「為啥耐忙煞個要去，阿是想著仔文君玉？」外婆搶著說道：「啥勿是噠，難末勿許去個哉！」桂林道：「文君玉來浪喊哉哩，耐當心點！明朝去末，端正撥生活耐喫。」蓬壺連說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」外婆沒事自去。

桂林裝好一口鴉片煙，請蓬壺吸，蓬壺搖頭說：「勿會。」桂林就自己吸了。蓬壺因問：「有幾花癮？」桂林道：「喫白相，一筒兩筒，陸裏有癮噠！」蓬壺道：「喫煙人纔是喫白相喫上了癮，終究勸去喫俚好。」桂林道：「倪要喫上仔個癮，阿好做生意？」蓬壺遂問問桂林情形，桂林也問問蓬壺事業。可巧一個父母姊妹俱沒，一一個妻妾子女均無；一對兒老夫老妻，大家有些同病相憐之意。

桂林道：「倪爺也開個堂子。我做清信人辰光，衣裳、頭面、家生倒勿少，纔是倪娘個物事。上仔客人個當，一千多局帳漂下來，難末堂子也歇哉，爺娘也死哉，我末出來包房間，倒空仔三百洋錢債。」蓬壺道：「上海浮頭浮腦空心大爺多得勢，做生意劃一難煞。倒是倪一班人，幾十年老上海，叫叫局，打打茶會，生意末勿大，倒勿曾坍歇臺。堂子裏纔說倪是規矩人，蠻要好。」桂林道：「故歇我也勿想哉，把勢飯勿容易喫，陸裏有好生意做得著？隨便啥客人，替我還清仔債末就跟仔俚去。」蓬壺道：「跟人生來最好，不過耐當心點，再要上仔個當，一生一世喫苦咾。」桂林道：「難是勿個哉。起先年紀輕，勿曾懂事體，單喜歡標致面孔個小伙子，聽仔俚咾海外閑話上個當。故歇要揀個老老實實個客人，阿有啥差噠？」蓬壺道：「差是勿差，陸裏有老老實實個客人去跟俚？」

說話之間，蓬壺連打兩次阿欠。桂林知其睡的極早，敲過十點鐘，喊外婆搬稀飯來喫，收拾安睡。不料這一夜天，蓬壺就著了些寒，覺得頭眩眼花，鼻塞聲重，委實不能支持。桂林勸他不用起身，就此靜養幾天，豈不便易。蓬壺討副筆硯，在枕頭邊寫張字條送上吟壇主人，告個病假，便有幾個同社朋友來相問候。見桂林小心伏侍，親熱異常，詫為奇遇。

桂林請了時醫寶小山診治，開了帖發散方子。桂林親手量水煎藥，給蓬壺服下。一連三日，桂林頃刻不離，日間無心茶飯，夜間和衣臥於外床，蓬壺如何不感激？

第四日熱返身涼，外婆乘間攪撥蓬壺討娶桂林。蓬壺自思旅館鰥居，本非長策。今桂林既不棄貧嫌老，何可失此好姻緣？心中早有七分允意。及至調理全愈，蓬壺辭謝出門，逕往拋球場宏壽書坊告訴老包。老包力讚其成。蓬壺大喜，浼老包為媒，同至尚仁里趙桂林家當面議事。

老包跨進門口，兩廂房信人、娘姨、大姐齊聲說：「呷，老包來哉！」李鶴汀正在楊媛媛房間裏，聽了，也向玻璃窗張覷，見是老包，便欲招呼；又見後面是個方蓬壺，因縮住嘴，卻令趙家姆樓上去說：「請包老爺說句閑話。」

約有兩三頓飯時，老包纔下樓來。李鶴汀迎見讓坐。老包問：「有何見教？」鶴汀道：「我請爿三喫酒，俚謝謝勿來。耐來得正好。」老包大聲道：「耐當我啥人噠！請我喫鑲邊酒，要我墊爿三個空！我勸喫。」鶴汀忙陪笑堅留，老包偏做勢要走。楊媛媛拉住老包，低聲問道：「趙桂林阿是要嫁哉？」老包點頭道：「我做個大媒人，三百債，二百開消。」鶴汀道：「趙桂林再有客人來討得去？」楊媛媛道：「耐勸看輕仔俚，起先也是紅信人。」

說時，祇見請客的回報道：「再有兩位請勿著，衛霞仙喏說：『姚二少爺長遠勿來哉。』周雙珠嘆說：『王老爺江西去仔，洪老爺勿大來。』」李鶴汀乃道：「難老包再要走末，我勸快活哉。」楊媛媛道：「老包說白相呀，陸裏走噠！」俄而請著的四位朱藹人、陶雲甫、湯嘯庵、陳小雲，陸續咸集。李鶴汀即命擺臺面，起手巾。大家入席，且飲且談。

朱藹人道：「令叔阿是轉去哉？倪竟一面勿曾見過。」鶴汀道：「勿曾轉去，就不過于老德一干子末轉去哉。」陶雲甫道：「今朝人少，為啥勿請令叔來敘敘？」鶴汀道：「家叔陸裏肯喫花酒！前回は撥個黎黎鴻拉牢仔，叫仔幾個局。」老包道：「耐令叔劃一有點本事咾！上海也算是老白相，倒勿曾用過幾花洋錢，單有賺點來拿轉去。」鶴汀道：「我說要白相，還是豁脫點洋錢無啥要緊，像倪家叔故歇阿受用噠？」陳小雲道：「耐該球來阿曾發財？」鶴汀道：「該球比仔前球再要多輪點。爿三搭空仔五千，前日天剛剛付清。羅子富搭一萬咾，等賣脫仔油再還。」湯嘯庵道：「耐一包房契阿曉得險個哩？」遂將黃二姐如何攘竊，如何勒掙，縷述一遍，並說末後從中關說，原是羅子富拿出五千洋錢贖回拜匣，始獲平安。席間搖頭吐舌，皆說：「黃二姐倒是個大拆梢！」楊媛媛嗤笑道：「夷場浪老鴿末纔是個拆梢咾。」

老包聞言，歎地出位，要和楊媛媛不依。楊媛媛怕他惡噪，跑出客堂，老包趕至簾下。恰值出局接踵而來，不提防陸秀寶掀起簾子，跨進房間，和老包頭碰頭猛的一撞，引得房內房外大笑哄堂。老包摸摸額角，且自歸座。

李鶴汀笑而講和，招呼楊媛媛進房，罰酒一杯。楊媛媛不服，經大家公斷，令陸秀寶也罰一杯過去。於是老包首倡擺莊，大家輪流豁拳，歡呼暢飲。一直飲至十一點鐘，方纔散席。

李鶴汀送客之後，想起取件東西，喊匡二吩咐說話。娘姨盛姐回道：「匡二爺勿來裏，坐席辰光來仔一埭，去哉。」鶴汀道：「等俚來末，說我有事體。」盛姐應諾。鶴汀又打發轎班道：「碰著匡二末喊俚來。」轎班也應諾自去。一宿表過。

次日，鶴汀一起身就問：「匡二哩？」盛姐道：「轎班末來裏哉，匡二爺勿曾來噠。」鶴汀怪詫得緊，喝令轎班：「去客棧裏喊來！」轎班去過，復命道：「棧裏茶房說，昨日一夜天，匡二爺勿曾轉去。」

鶴汀祇道匡二在野雞窩裏迷戀忘歸，一時尋不著。等不得，祇得親自坐轎回到石路長安客棧。開了房間進去，再去開箱子取東西。不想這箱子內本來裝得滿滿的，如今精空乾淨，那裏有甚麼東西！鶴汀著了急，口默目瞪，不知所為；更將別隻箱子開來看時，也是如此，一物不存。鶴汀急得祇喊「茶房」。茶房也慌了，請帳房先生上來。那先生一看，蹙額道：「倪棧裏清清爽爽，陸裏來個賊噠！」鶴汀心知必是匡二，跺足懊恨。那先生安慰兩句，且去報知巡捕房。鶴汀卻令轎班速往大興里諸十全家，迎接李實夫回棧。

實夫聞信趕到，檢點自己物件，竟然絲毫不動，單是鶴汀名下八隻皮箱，兩隻考籃，一隻枕箱，所有物件祇揀貴重的都偷了去。又於桌子抽屜中尋出一疊當票，知是匡二留與主人贖還原物的意思。鶴汀心中也略寬了些。

正自忙亂不了，祇見一個外國巡捕帶著兩個包打聽聽前來踏勘，查明屋面門窗一概完好，並無一些來蹤去這，此乃監守自盜無疑。鶴汀說出匡二一夜不歸。包打聽細細的問了匡二年歲、面貌、口音而去。

茶房復告訴：「前一禮拜，倪幾轉看匡二爺背仔一大包物事出去，倪勿好去問俚。陸裏曉得俚偷得去當噠！」李實夫笑道：「俚倒有點意思！耐是個大爺，豁脫點勸緊，纔偷仔耐個物事，勿然末，我物事為啥動噠？」鶴汀生氣不睬，自思人地生疏，不宜造次；默默盤算，惟有齊韻叟可與商量，當下又親自坐轎望著一笠園而來。

園門口管家俱係熟識，疾趨上前攙扶轎杠，抬進大門，止於第二層園門之外。鶴汀見那門上獸環銜著一把大鐵鎖，僅留旁邊一

扇腰門出人，正不解是何緣故。管家等鶴汀下了轎，打千稟道：「倪大人接著電報，轉去哉。就不過高老爺來裏，請李大少爺大觀樓寬坐。」鶴汀想道：「齊韻叟雖已歸家，且與高亞白商量亦未為不可。」遂跟管家款步進園，一直到了大觀樓上，遇見高亞白。

鶴汀道：「耐一千子阿寂寞嘅？」亞白道：「我寂寞點勦緊，倒可惜個菊花山，龍池先生一番心思，故歇一徑閑煞來浪。」鶴汀道：「價末耐也該應請請倪哉哩。」亞白道：「好個，就明朝請耐。」鶴汀道：「明朝無撥空，停兩日再說。」亞白問：「有何貴幹？」鶴汀乃略述匡二卷逃一節，亞白不勝駭愕。鶴汀因問：「阿要報官？」亞白道：「報官是報報罷哉。真真要捉牢仔賊，追俚個賊，難哉哩！」鶴汀就問：「勿報官阿好？」亞白道：「勿報官也勿局，倘忙外頭再有點窮禍，問耐東家要個人，倒多仔句閑話。」鶴汀連說：「是極。」即起興辭。亞白道：「故也何必如此急急！」鶴汀道：「故歇無趣得勢，讓我早點去完結仔，難末移樽就教如何？」亞白笑說：「恭候。」一路送出二層園門，鶴汀拱手登轎而別。

亞白纔待轉身，旁邊忽有一個後生叫聲「高老爺」，搶上打千。亞白不識，問其姓名，卻是趙二寶的阿哥趙樸齋，打聽史三公子有無書信。亞白回說：「無撥。」樸齋不好多問，退下侍立。

亞白便進園回來，惹過橫波檻，順便轉步西行。原來這菊花山扎在鸚鵡樓臺之前，那鸚鵡樓臺係八字式的五幢廳樓，前面地方極為闊大。因此菊花山也做成八字式的，回環合抱，其上高與檐齊，其下四通八達，游客盤桓其間，好像走入「八陣圖」一般，往往欲吟「迷路出花難」之句。亞白是慣了的，從南首抄近路，穿石徑，渡竹橋，已在菊花山背後。

進去看時，先有一人小帽青衫，背立花下，彷徨躑躅，側著頭，咬著指，似乎出神光景。亞白打量後形，必是小讚，也不去驚他，但看他做甚麼。那小讚俄延許久，救地奔進鸚鵡樓臺。亞白即悄悄跟去。祇見小讚爬著桌子，磨墨舐筆，在那裏草草寫了幾行。亞白含笑上前，照准小讚肩頭輕輕的拍了一下。小讚喫驚，張皇返顧，見了亞白，慌忙垂手站過一邊。

亞白笑問：「阿是做菊花詩？」小讚道：「勿是，尹老爺出個窗課詩題。」亞白索其底稿，小讚祇得慚顏呈閱。上面寫著：「賦得眼花落井水底眠，得眠字，五言八韻。」及觀其詩，卻為塗抹點竄，辨認不清，祇有中間四五六韻明白，寫道：

醉鄉春蕩蕩，靈窟夜綿綿。

插腳虛無地，埋頭小有天。

癡龍假冷月，瞎馬嘯荒煙。

亞白閱過，連聲讚好。小讚陪笑道：「故是幸虧尹老爺，稍微有仔點一知半解。高老爺看下來，倘然還可以進境點個末，阿好借『有教無類』之說，就正一二？」亞白沉吟道：「我說耐原等尹老爺來請教俚，俚改筆比我好。要末我有空閑辰光同耐談談，倒也未始無益。」小讚諾諾答了，逡巡退出。

亞白說了這句話，並不在意，獨自賞回菊花，歸房無話。那小讚卻甚欣然，連夜把本年窗課試帖，揀得意的謄真二十首，一早送上大觀樓。

亞白鑒其殷殷向學之意，披覽一遍，從容說道：「耐個詩再好也勿有，我倒覺著耐忒啥個要好哉。大約耐肚皮裏先有仔『語不驚人死不休』一個成見，所以與『溫柔敦厚』之旨離開得遠仔點。做詩第一要『相題行事』，像昨日『眼花落井』題目，恰好配耐個手筆。若一概如此做法，也勿大相宜。」說著，指出「春草碧色」詩中第六韻，念道：

化餘萋叔血，鬥到謝公鬚。「做是做得蠻好，又瑰奇，又新穎，十二分氣力，也可調用盡個哉。其實就不過做仔『碧草』兩個字，無啥大意思。」又指出「春日載陽」詩中第六韻，念道：

秦無頭可壓，宋有腳能行。「該兩句再有啥說嘅，念下來好像石破天驚，雲垂海立，橫極，險極，幻極；細按題目四個字，扣得也緊極，但是以理而論，畢竟於題何涉？要曉得兩個題目祇消淡淡著筆，點綴些田家之樂，羈客之思，就是合作，何必去刻意求工，倒豁脫仔正意。所謂『相題行事』者，即此是也。」

小讚聽罷默然，頗不滿意。亞白復沉吟笑道：「阿是耐勿相信我閑話？我有個詩題來裏，耐去做做看。做得合式仔末，就曉得其中甘苦哉。」小讚請示何題，亞白說是「還來就菊花」。小讚心想，此種題目有何難處，就要做一百首，立刻可以成就。

微笑一笑，抽身告退，徑歸班房做起詩來。一時清思妙緒，絡繹奔赴，一首那裏說得盡，接連做了五首，另紙謄真。自己看看，嫌其膚廓浮泛，不像題目神理，重復用心刪節改削，煉成一首，以為盡善盡美，毫發無憾的了。遂欣欣然惹往大觀樓請教高亞白。

第六十回終。